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一四七回 見書信群雄定計 謝家溝賊人遇賊

話說劉芳寫好了書信，交給周莊，仍回到水牢之內。次日，周莊把書信拿到公館，對聽差的人說：「這公館有位武老爺，我要見他，有機密之事。」聽差人問他名姓，周莊說：「我姓周名莊，有緊要書信面交。」聽差人進去回稟了，出來說：「武老爺叫你進去，跟我來。」周莊便跟著到了裡邊。眾位英雄正因楊香武、霍秉齡、劉芳上紅龍澗，至今未見回來，甚是著急。聽到有人來看武老爺，下機密書信，眾人忙說：「把他帶進來。」周莊進來後，武國興說：「我就姓武，有書信拿來我看。」周莊把書信呈上，武杰打開一看，上寫道：國興賢弟如晤：昨日同楊、霍二位由公館起身，來到紅龍澗。不料戴魁章翻臉無情，彼此動手，怎奈寡不敢眾，我三人被獲遭擒，捆在水牢之內。幸有周莊主僕，原是良善之人，係被賊人搶掠進山為寇，晚間由水牢將兄救出，告訴前情，願為內應，捉拿賊寇，以報前仇。務望賢弟約請眾位英雄，攻打紅龍澗，你我裡應外合，可以救出欽差，幸無遲誤為盼！此請升安兄劉芳手緘武杰看罷，與大眾訴說此事，然後又問周莊：「你是哪裡

人？你家主人是怎麼一段情節？」周莊說：「小人叫周莊，因我家主人卸任歸家，被賊殺死，小人苦苦哀告，才將小人並我家姑娘帶進山去。那時我家姑娘九歲，戴魁章夫婦甚是疼愛，教練長拳短打，刀槍棍棒。前年他原配之妻一死，戴魁章就起禽獸之心，要收我家姑娘為妾。多虧二寨主苦苦勸他，始得保住我家姑娘的名節。是我把前情向姑娘說明，我家姑娘想報父母之仇，又怕賊人心懷不良，落在賊人之手。故此請出劉大人，定下計謀，情願裡應外合，逃出火坑，捉拿賊人，倒反紅龍澗。」

正說之際，又有聽差人進來稟報說：「河南上蔡縣蔡花寨的鐵幡桿蔡慶前來給大人請安，現在門口下車。」武國興與紀逢春、蘇永福、蘇永祿、李環、李佩一齊迎接出去。只見一輛太平車，套著兩匹黑驢，趕車的人有二十多歲，甚是雄壯。一看蔡慶，頭戴馬連坡草帽，面皮微黑，身穿青線大褂，足下青緞快靴，花白鬍鬚，二目神光滿足。車上坐著金頭蜈蚣竇氏。

這夫婦兩個，由上蔡縣蔡花寨起身，要奔大同府去看女兒蔡金花。因聽說大人在永城，故繞道前來，給大人請安。武國興過去見禮，說：「老爺、姥姥在上，外甥男行禮。」紀逢春過去就說：「蔡大爺好呀？」武國興瞪了傻小子一眼，心裡說：「混帳東西！討我的便宜。」李環等行禮，把蔡慶、竇氏讓進公館。

武國興已叫聽差人等給周莊備飯，此時正在那裡吃飯。

蔡慶進來，彭興等過去行禮，都知道是大人の親家。大家行完了禮，蔡慶說：「大人在哪裡？我給大人請安。」彭興說：「大人你見不著了，我們這里正為難呢！大人夜晚被宋起鳳偷著背到了紅龍澗。那裡的山大王叫四頭太歲戴魁章，把大人捆在水牢之內。石鑄去救大人，也被他擒了。昨日劉芳同楊香武、霍秉齡前去，也被他人拿住。現時這周莊剛送信來。」蔡慶一

聽，叫人把信拿來一閱，又把周莊叫過來說：「周莊，你先回去，天至正午時，你把眾人救出來，把兵刃給預備好了，我們就到。我與戴魁章素有舊交，我先去說合此事，他如應允，兩罷甘休，如不應允，再動手拿他。你先救出眾人要緊。」周莊轉身告辭走了。

蔡慶說：「我與戴魁章從前相好，武國興、紀逢春，你二人就說是我的徒弟，李環、李佩就說是綠林的朋友，前去拜望他。蘇永福、蘇永祿調本處官兵接應。我先跟他說合，他如依從，把大人請出來，兩罷甘休；如不依從，再行拿他。」大家商議好了，武國興請蔡慶用過早飯，再由公館起身。蔡慶說：「已經吃過。」武國興說：「既然吃過，你我就走。」

眾人暗帶兵刃，連金頭蜈蚣竇氏一齊上了車。趕車的禿子劉亮，一搖鞭出了北門，二十里地，展眼工夫就到了紅龍澗。

來到河沿，禿子劉亮捏嘴一吹呼哨，那邊放過兩隻船來，船上嘍兵問道：「是哪路的英雄？來此何干？」蔡慶說：「我乃河南上蔡縣蔡花寨的寨主鐵幡桿蔡慶，前來拜望你家寨主。」嘍兵便進去通報。

戴魁章坐在大廳，思想拿住了這些人怎麼辦，正不得主意，打算等二弟朱義、三弟馬忠回來，再行商議，見有嘍兵進來稟報說：「鐵幡桿蔡慶夫婦，帶著朋友前來拜訪。」戴魁章想：「這是我知己的朋友，須要出去迎接。」便吩咐嘍兵擺隊，大開寨門，親身出來迎接。到了河岸，見蔡慶已下了車。戴魁章說：「蔡慶大哥在上，小弟有禮。我時刻想念哥哥，今日得見，真乃三生有幸。」又趕過去給嫂嫂行禮。蔡慶說：「賢弟久違。」

竇氏說：「戴老四，幾年不見，你發福了，一向可好？」戴魁章說：「托福！」蔡慶說：「戴老四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二位是江湖綠林中人，李大爺和李二爺。」用手一指武杰說：「這是

我二徒弟。」又指著紀逢春說：「這是我大徒弟，他是啞巴。」

原來他們在路上，囑咐紀逢春不要說話，怕他說漏了，等到動手時再說，就說他是啞巴。眾人彼此見了禮，一同上船過河，來至大寨，只見眾嘍兵虎視眈眈，排隊站立。

到了分賊廳，分賓主落座，剛要說話，又見嘍兵慌慌張張跑進來說：「二寨主、三寨主劫鏢回頭，在河岸下馬，稟報大寨主書中交代：二寨主朱義，三寨主馬忠劫的是山西紅旗李煜的鏢。李煜打發徒弟藍猛頭一次保著三十萬銀子入都，沿路各山寨都送去了信。戴魁章跟李煜是故舊之交，藍猛走在這裡，把書信送到紅龍澗，戴魁章不好意思去劫，故此打發朱義、馬忠改扮行裝，跟出去兩站再劫。」

這一天，藍猛正往前走，來到四野無人之處，只見由對面樹林之內，一聲呼哨，放出幾枝冷箭。從裡面出來四五十嘍兵，都是花布手巾包頭，身穿藍布褲褂，白襪子，花綁腿，手中使四尺多長的斬馬刀。為首的朱義，使三股烈儀托天叉；馬忠使三尺青銅蛾眉刺，把鏢車一攔，大家齊聲嚷：「不種桑來不種麻，全憑利刃作生涯。若要不信從此走，一刀一個盡皆殺。」

藍猛一瞧，說聲「不好！」客人又沒跟著，就是他一人，說：「二位合字請了，在下姓藍名猛，我師父是紅旗李煜。」朱義、馬忠說：「不認得你，也不用道字號，留下鏢來，萬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藍猛一聽，知不是行中的人，抖手中槍分心就刺，朱義用叉往外一叉，馬忠又擺蛾眉刺紮來，藍猛敵住二人，並無半點懼色。鬥夠多時，藍猛終是寡不敵眾，只累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，自己虛紮一槍，拍馬敗將下來。

朱義、馬忠告訴趕車的往回走，嘍兵押著，走有三十里之

遙，天色已晚，來到了謝家溝。路東有座大店，寫著「謝家老店，安寓客商」。車輛進店，他二人住在上房，嘍兵住在東西配房。兩個人要了一桌上等海味席，嘍兵是六人一桌的便席，吃喝完畢，叫伙計算帳。只聽一聲鑼響，有人要在謝家店搶鏢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